孔子的鉛筆

清末，西學東漸，許多新事物傳入中國。但凡新舊替代之際，就必有反對者。甚至一些新派官員，也不例外。張之洞是洋務派領袖，號稱「最開明之大吏」，卻看不慣西洋哲學，將蘇格拉底當仇人，認為社會風氣浮囂、士人議論國政等，都是西洋哲學惹的禍。他主政湖北時，就禁止學堂講西洋哲學，等到擔任軍機大臣，主管京師大學堂，依然持此立場。學部尚書張百熙等人不敢抗爭，所以也不設西洋哲學課程。

至於更極端者，如義和團，但凡沾個「洋」字，比如有人用煙卷、火柴、眼鏡，一律砍頭。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途中被義和團搜出，頃刻亂刀並下。今時今日，人們使用鉛筆習以為常，這帶血的歷史早湮滅於塵煙之中。

鉛筆命運多舛，不止於義和團。一九〇八年，留法學生吳稚暉等人主張廢除漢語，用「萬國新語」（世界語）代替。章太炎不以為然，寫了一篇《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予以駁斥。連帶着將留學生們使用的鉛筆、鋼筆一併痛罵。他引經據典，考證中國古代就已使用鉛筆，後來則進化到毛筆。比如《緯書》記孔子讀易，有「鐵擿三折」之文；楊雄《與劉歆書》也有言「以鉛擿次之於槧」，就是鉛鐵作筆的證據。同樣，歐洲人穿的「貫頭之衣」（套頭衫、T恤等），在《漢書》中都已記載，本是駱越蠻族的服裝。

推而廣之，萬國新語與鉛筆、貫頭之衣等，是歐洲人未進化的表現，遠不如漢語、毛筆、長袍馬褂先進。章太炎是留過洋的維新派，此文某種程度是文字技巧，他本人也未必真正相信孔子使用過鉛筆。

不過這種考據方法近年大行其道，儼然產生新學派，一批大學教授著書立說，陸續考證出英國人發源於湖北英山，湘西是人類文明源頭，亞歷山大大帝姓「杜」，是西周杜伯後裔。相比之下，孔子的鉛筆還謙虛得多。

瓜園
蓬　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頑固的趣味

趣味大概是人的精神世界中最頑固的東西，比情感、思想更不易變更。我初到北方上大學時，有一位同學從貴州老家帶了一搪瓷杯的豆豉，每日挖了夾饅頭佐餐，奇異的氣味令不少人掩鼻色變；我若從老家帶些臭豆腐、霉千張，效果想來也是一樣。這是物質上的趣味。

精神的趣味也是一樣，從小聽的讀的是《三俠五義》《楊家將》，再讀《射鵰英雄傳》《七劍下天山》如飲甘露，讀《巴黎聖母院》《紅與黑》，入口總覺苦澀。心裏告訴自己，這是世界名著，讀了大有裨益，卻也只能以吃藥的理智強行灌下，有無療效只有天知道。

人的學問有多少，思想有高低，趣味的頑固性卻大體相同。百多年前，趨新的知識分子大都有舊學的「暗趣味」。魯迅先生抄古碑，胡適先生搞「國故」，此類看似矛盾的行為，史家總能解釋出微言大義，其實趣味之頑固恐是最要緊的原因。因此，趣味最像暗號，讓你我在茫茫人海中辨識出「自己人」。趣味也最不易偽裝，舉手投足，不經意間暴露你的來處。

由此說來，趣味是文化的底層邏輯。趣味的改變才是文化最深層的變化。互聯網興盛以來，談「網絡文化」者日多。以我想來，真正的網絡文化必是以某種新的趣味為基礎。而這種新的趣味又是網絡生活浸染而成的。譬如「宅」，恐怕就可以歸為網絡塑造的生活趣味之一種。

當時代前行，平常的生活往往就會變成一種趣味。在漢簡上發現一行漢人寫的公文，當年只是日常書寫，今天看來卻充滿了意趣。若我們認定網絡對社會之改變仍將擴展和深化，那終有一天，在早市買菜與人討價還價，或推着購物車在超市東挑西揀，將從生活變為趣味。彼時的生活固大不同，作為前網絡時代的遺民，我們對實體店、商業街乃至紙質書的趣味，恐怕還將存在，就像今天人們到或真或假的「古鎮」懷舊一樣。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三、五見報

感動

香港人的情緒，在這幾個月的動盪裏，變得越來越焦躁不安，有時甚至失控而衝突。以往禮貌、謙讓、淡定的社會風氣正被沖淡，人與人之間產生了冷漠、猜疑甚至對立。

某天在港島一家大型超市購物，人很多，付款的櫃枱排了幾行長隊。我和一名中年女士同步到達隊尾，我本能地往後退了一步，說：「你先來吧。」同一時間女士也往後讓了一步，說了同一句話：「你先來吧。」然後我們相視一笑。

這個普通平凡的生活小畫面，在那一刻讓我特別深切地感受到香港人社交場合文明友善的傳統，心裏一熱。

最近雙眼做了小手術，為保護它們我常戴墨鏡外出，外觀上頗似弱視或半失明。有一次在港鐵上起身下車時，車廂一抖，我也趔趄了一下。旁邊一位阿姐伸手扶了我一把，還說了一句：「小心呀！」沒等我反應過來，她已匆匆下車，我只看見她衣着簡樸的背影和短髮。在那一刻一個好心人認為我是個弱者，自然地向我提供了幫助。這在往常大概也不算什麼，但那一刻卻讓我心頭一熱。

還有就是我的眼科醫生一番話也出乎意料。在幾次就診和手術過程中，我見識了他的醫術，也見識了他的醫德，這是一位性情溫和的人。

一次覆診時，我問到行動是否要受限制，醫生吩咐「不要到黑衣口罩人集中的地方，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他們還會幹出什麼事來」。這位看去與政治毫不沾邊的醫生，和我告別時的吩咐是「保護好自己和雙眼，十一月一定要去投票！」

我當時想，其實他是用不着對病人做這些政治表態的，但又想，若不是憋屈已久，他又何必向我透露出他的政治取向呢？醫生冷靜而理性地對我作出指示、勸喻，大概是覺得對香港現狀不能坐視不理了，所以發出了正義的呼籲。

我對他的坦率及對我的信任也非常感動。

此刻我才發現，在香港的多事夏秋，任何正常的文明之舉都會令我感動，因為它們目前是社會所稀缺的。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時尚英雄看袁泉

今年國慶，中國最火的電影演員大概就是袁泉，網絡自媒體紛紛自發登載關於她的文章，盛譽她對表演的熱愛、對名利場的淡泊，讚賞她是沒有中年危機的女演員。所有讚譽都因她在電影《中國機長》中的出色表演。

在三部國慶獻禮片中，《中國機長》是唯一反映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現實的劇情長片，也是演員陣容最低調的。主演張涵予、袁泉均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都有戲曲、台詞的扎實功底。這部群戲敘事特徵的歷險片，改編自去年四川航空某機組的真實事件，兩位主演在最有限的戲份中給予角色最大的表現空間，眾多表演細節搶出了角色的前史與留白。

片中險情發生後，在客艙內鎮定乘客、安定人心的便是袁泉飾演的女乘務長。假如不是袁泉，很難想像全片的這個定海神針的重場戲會是什麼成色，這場體現機組帶領並陪伴乘客與命運的抗爭的台詞，袁泉靠的就是功力，讓觀眾感同身受。片中，袁泉的第一場戲，是她在車中窺視女部下與未婚夫恩愛相送，袁泉通過眼神表演透露出這位女乘務長是全機組中唯一渴望真愛的孤獨人，在情感中早走過滄海桑田，袁泉在短短幾秒鐘搶出或者幫編導填補了人物前史。片尾，她與張涵予在滿目瘡痍的客艙重逢，兩位演員都有千帆閱盡的大度，餘韻悠長。

隨着《中國機長》票房逆襲，袁泉在三部獻禮片演員中成為最大焦點。在國慶七十周年的宏大敘事中，網絡自媒體需要一個具體個體形象，來完成大眾在盛世歡慶時的個體命運傾訴欲，飾演時尚平民英雄的袁泉正熨帖了這一需求。眾多介紹袁泉的文章從她少年時代武漢寫到求學成家的北京，從京劇、話劇、到影視，袁泉的前半生是中國文藝大眾化發展的時代投影，亦是女性奮鬥的榜樣。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詭變之人

小丑真是讓人又愛又怕的一個角色，他動作滑稽，愛說笑話，總會帶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但又由於其東歪西倒的行為，使我們總是猜不透他，小丑臉上永遠掛着笑臉，但人們永遠無法辨識出小丑妝下的情緒，最後我們對他的表裏不一產生出打從心底的抗拒。

當我們更深入去看小丑一角時，我們可以對小丑這一個原型有更深入的探討。小丑的原型為騙子／搗蛋鬼，以多個不同的形式在我們的神話或童話之中出現，例如北歐神話中的洛基（也就是《復仇者聯盟》中的洛基），西遊記內的孫悟空、哪吒等，他們與小丑均屬於同一個原型，他們的特徵都是不守規則，對抗權威。他們愛以騙術狐惑身邊的人，破壞其他人正常生活，建立一套他們自訂的規則。騙子的形態是多變的，例如洛基能變成不同人物，甚至改變性別，孫悟空則有七十二變，他們透過變形以欺騙群眾，小丑雖然形象固定，行為卻是多變難測，內裏更是喜怒無常。

從集體潛意識的角度，騙子一角為世界秩序帶來了混亂和恐怖，人們卻又藉此為現況提供改變的幻想。例如葛咸城的腐敗促成邪惡小丑的誕生，玉皇大帝的無上權威創造機會給予叛逆不羈的孫悟空反抗，這反映了當刻民間對權威挑戰的原始慾望。在美國非裔人士透過布爾兔一個角色表達出對白種人對抗的期望，布爾兔利用欺騙和計謀達到對抗的目標。騙子是脆弱的，他們都只能透過陰謀詭計去達成目標，反映出心靈上對外面世界的脆弱，這種不平衡的力量促使內心騙子原形的突出。

騙子作為小丑的原型，必然以欺詐和偽術討人歡樂，但同時亦以作弄着觀眾以娛樂自己，當我們譏笑小丑的愚蠢和滑稽的行為時，他亦以作弄我們為樂。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再消費」美學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美國情景喜劇《老友記》（Friends）首播，之後十年轟動全美，粉絲無數，直到二〇〇四年大結局。今年九月二十日，六位主演同時發文慶祝該劇開播二十五周年，評價曰「恍如昨日」。出人意料的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描述六位單身青年男女在紐約合租一套公寓，同住一個屋檐下的故事歷久彌新。不僅當年看過的觀眾蜂擁回看，連十幾歲的青少年也追得如痴如醉。專家解讀，劇中涉及到長大成人，離開原生家庭探索人生的普遍話題，容易在青年人中引起共鳴。

但更多的觀眾似乎是出於懷舊情緒重溫舊劇的。他們表示，在緊張的一天結束後，打開《老友記》回看像和老朋友重聚，鬆弛神經，緩解焦慮，心中充滿溫暖。正是考慮到這類粉絲的喜好，最近美國在線影片租賃商Netflix花五億美元將同時代大火的情景喜劇《宋飛正傳》（Seinfield）搬上網絡，提供給消費者。

不過，觀眾對老戲的「再消費」並非只是被動的接受。隔着二十五年的時間回看《老友記》，他們溫故知新，發現社會進步，風俗變遷，也產生了新的人生感悟。比如，當時對「胖女人」的嘲笑，對同性戀的歧視，在當代已不被社會接受。隨着社會閱歷的增加，加上時間創造的審美距離，觀眾對電視劇的批判能力在提高。一次性「暴飲暴食」，連續看上幾集甚至十幾集，也更容易發現漏洞。有些觀眾看劇還挑挑揀揀，不是一集集按照次序，從頭到尾老老實實看，而是專挑自己的「愛豆」出場多或情節火爆熱鬧的劇集。如果劇情簡介看起來沒意思，他們可能乾脆不看或快進跳過這一集。

「再消費」似乎給了觀眾更大的自主權。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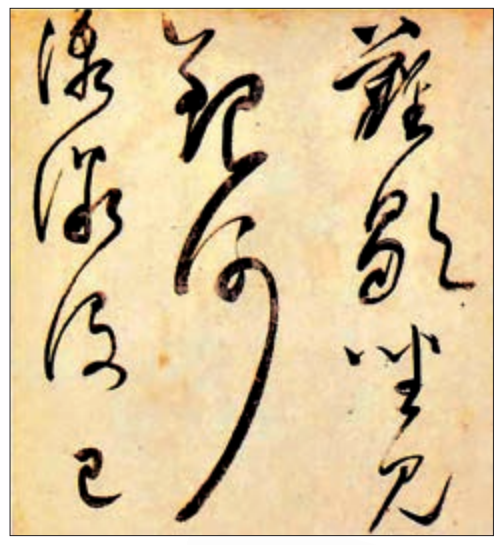
楮墨空元透性靈

晚明名重一時的「華亭書派」領袖董其昌，傳世至今的墨蹟不少，而仿品贋品更多。偽本僅得形似，卻神氣索然；庸劣者用筆必有生硬不自然處，更破綻百出。現隨意舉數例。

先說紙質，曾見仿董其昌草書偽本，紙色呈赤黃近淡黃，看似是年代久遠的舊紙，且有少許變茶褐色。無知者常先入為主，誤以為那是真品。其實，這種是清代後期才有的假泥金紙。仿者必然對董其昌用紙的習慣和特殊喜好全無研究。明代一些名家如文徵明（像其《行書詩》）等，愛用始於宋代的「高麗鏡面箋紙」，紙質特佳，細潤光滑，經久不變，最宜作書寫畫；書畫家不但能得心應手，隨意書之，更耐保存。董其昌的作品十居其九皆例必採用這種上乘的高麗紙；當然，亦不可能明代人會用晚清始有的假泥金紙。何況仿品用筆拘謹，點畫全無形質與情性，更缺胸中氣勢以及不着痕跡的率真。

另見一草書偽作，表面上像董書般龍飛鳳舞，但字字用墨皆較濃，筆畫嬝繞相連卻不大見疏空，較重行距，而視覺上少空白。仿者僅顧摹其字形，根本上不知董其昌草書風格特點有三：一為墨淡，二為筆虛，三為章法疏空。他自己曾強調：「字之巧妙在用筆，尤在用墨。」其書法用筆全取中鋒，行筆輕快迅疾，不欲使一實筆，似拙而清雋秀逸。這和他的人生觀與書觀有關，主要是受禪影響，崇尚平淡率真，追尋「虛和」靜穆的境界，深悟「熟後求生」、「因生得秀」之道，故筆墨隨意，既如行雲流水，亦像雲淡風輕；與宋代蘇軾和清代劉墉喜用濃墨大相逕庭。董其昌（號「思白」）受唐末五代初書法家楊凝式（號「虛白」）影響，疏空字行之距，使白大於黑，最能透澈「虛室生白」的意蘊，使人有疏朗蕭散之感。清代王文治《論書絕句》指董書「楮墨空元透性靈」。**附圖董其昌手卷草書（局部）**就是典例。

此外，曾見清初康熙時仿品，落款為「玄宰」（董其昌的別字）；但「玄」字缺寫最後一筆，乃因仿者要避康熙皇帝「玄燁」的諱，怕惹禍上身。董歿於明末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故其偽至顯。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音樂人小說家

諾貝爾文學獎昨日揭曉。在這之前，博彩公司也照例發布賠率榜單。只不過，近幾年的結果總給人「劍走偏鋒」的感覺：二〇一六年頒給了民謠歌手鮑勃·迪倫，一七年得主石黑一雄在獎項公布前更是未有出現在賠率榜上。

而且，有意思的是，身為小說家的石黑一雄，雖然在得獎上相比前任「正統」了些，但他早年的夢想卻是成為像鮑勃·迪倫那樣的歌手和詞曲作家。從十三歲起，他就將鮑勃·迪倫視為偶像，當時剛剛上市的《約翰·韋斯利·哈丁》便是他擁有的第一張鮑勃·迪倫唱片。

多年後，在接受《巴黎評論》訪問時，憶起少年時的這段經歷，石黑一雄說：「我當即就知道，鮑勃·迪倫是個偉大的詞作者……通過迪倫，我想我第一次接觸意識流或者說超現實歌詞」，「你不知道那些歌是關於什麼的。你糾結萬分地表達着自己，但你總是會遇到你無法全然了解的東西，你就被迫假裝懂得。在你的年少時代，大部分時間裏生活就是如此，而你羞於承認。不知怎的，他的歌詞似乎能體現那種狀態。」在二〇〇八年與《巴黎評論》的那次對談中，近乎一半的內容都與音樂有關。

對音樂的熱愛，也常常流露到他的文學作品中。最顯著的便是短篇小說集《小夜曲：音樂與黃昏五故事集》，如中文譯本《浮世音樂家——代譯後記》所說：「石黑一雄把這五個故事比作一首奏鳴的五個樂章、一張專輯的五支單曲，既各自獨立，又密不可分。」這些主人公，有鬱鬱不得志的餐廳樂隊樂手，過了氣的美國老歌手，孤芳自賞的大提琴手，為求成功被迫整容的薩克斯手，一心想成為作曲家但處處碰壁的大學青年等等，他們對音樂一往情深，然而生活卻不盡如人意。小說的主題並不限於音樂，「仍是石黑一貫的對現代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滿腹的才華得不到施展和認可，這些才華反而成了最折磨人的東西。」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於石黑一雄而言，他在寫作中找到另一種方式延續自己的音樂理想了。

以夢爲馬
管　樂
逢周五見報